

推動對愛努族的認知：一個專輯與一個專欄

アイヌ民族への理解を推進するために-----一つの特集号、そして一つの連載コラム
Adv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inu People: A Special Issue and A Column Series

文 | 林修澈（《原教界》總編輯）

圖 | 編輯部

台灣的「民族關係」，分成對內與對外兩個部分來說。對內而言，國內的16族作為一個整體，稱為「原住民族」，其堅固程度遠遠超過各個族別之間的邊界。對外而言，台灣努力開拓國際原住民族關係，最先著手的是模仿典範的紐西蘭毛利族，然後是太平洋諸國，包括邦交國與非邦交國，反正都有經貿往來。此外就是方向相反的北邊的北海道愛努族博物館。不過，綜合觀之，都是「搵豆油」（沾醬油），淺交而已。真正有「固定交往對象」是從愛努族開始。

日本學術界對愛努族研究，不乏名家，但是散在各校，雜在各科。真正的專門研究單位，應該從北海道大學愛努・先住民研究中心（以下簡

稱為北大中心）自2007年4月創立，開始算起。日本語的「先住民」，語意上，等於台灣的「原住民族+原住民」，單數複數同詞形。北大中心，在籌備期間，已經與政大中心（負責「原教界」編輯的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）互有往來。又成立後6個月（當年10月）即簽訂協定書，建立穩定而長期的合作關係，迄今18年。又2個月（當年12月），政大中心推出《原教界》18期作為〈愛努的民族發展〉專刊號。這件事可說是兩個中心最初的合作成果。

專輯〈愛努的民族發展〉第18期 專刊號

這一期的專號，是完完整整的專號，除去愛努，別無他文。作者包括台灣對愛努族有



政大中心推出《原教界》18期作為〈愛努的民族發展〉專刊號。這件事可說是兩個中心最初的合作成果。

研究或有關心的人、日本對愛努族事務有職業往來的人、愛努族直接跟我們（本刊編輯部）直接見面的人。這個專號，對於台灣了解愛努族是有相當作用的，2007年迄今18年，剛好與《原教界》第18期都是18，這個號碼可以買彩券。18年來，也聽不少台灣人提起。北海道大學有好幾次組團帶學生到台灣（了解原住民



HTB ニュース報道南巴士於平取町内播放愛努語車内廣播。（來源：本刊86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）

族）見學旅行，在政大上課時，我們用這本「愛努的民族發展」專刊當禮物，雙方的生分立刻減去一半，有了共通的話題，談話就熱絡起來。

アイヌ的漢字寫法

族名，是愛努族最大的苦惱，也是漢字華語最大的苦惱。日本語用假名拼出「アイヌ」，有人就侮辱性斷詞，讀成「ア！イヌ」（啊！狗），愛努族更拿出直接證據，台灣全家便利商店做成公仔當贈品。我們回到台灣以後，也打聽出一些端倪。2006年全家在北海道開設第一家店，為促銷特別推出。漫畫世界裡將人比附動物很可愛，但是在現實世界裡，當事人的感受就不一

樣。再來「アイヌ」的漢字如何表記？純粹從假名追溯演變，寫成「阿伊奴」是正確無誤。問題在假名純粹表音，可以接受，但是漢字在表音之外，又帶義。「ヌ」音可以接受，「奴」義恕難消受。當時的通行用法，台灣用「愛奴」，中國用「阿伊奴」。

「奴」字改用「努」字，可以化解。但是要用兩個字還是三個字？從日本語用三個音節（a-i-nu）；從愛努族本族語言用兩個音節（ay-nu）。就這個問題，北原次郎太、黃智慧、佐藤幸雄、二宮一朗、石村明子、王雅萍等人，展開一場語音、文字與尊嚴的對話。有人追問：「是兩音節還是三音

節？」有人反思：「漢字的『愛努』是否曾扭曲了原意？」這些探討，不只是語言學的辯論，更是民族自稱的覺醒。最後北海道大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，在「繁體中文」的文件上，一律使用「愛努」。

林江義（當時是原民會主任秘書），對於愛努族是「先住民」這種民族層級的稱呼，提出意見。在台灣「原住民」一詞是經過相當激烈的討論後才脫穎而出。這個「原住民／先住民」的問題，一起放在一個語言的語境裡，一好一壞。但是分開來「原住民」放在華語，「先住民」放在日本語裡，都表示尊重與尊敬的好



從2014年到2019年為止北海道愛努協會所發行的品牌化取向手冊。(來源：本刊90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)

意。反之「原住民」放在日本語華語，「先住民」放在華語裡，那是兩壞。這個名稱，造成兩語言間翻譯上與傳達上很大的困擾，迄今猶然。

ウタリ協會 愛努・先住民研究中心

專號的產生，是因為兩校兩中心的學術合作而引起。本號（本期）報導兩個活動「北海道大學 台灣・原住民族法工作坊」與「政大・北大 兩個原住民（先住民）中心 簽訂國際學術交流協定」。更重要的是報導兩個單位「北海道愛努ウタリ協會」（竹內涉該協會事務局次長）、「北海道大學愛努・先住民族研究中心」（常本照樹 該中心主任），敦請自家人執筆，最能

清楚扼要，使人立即明白。這兩個單位是現在想了解愛努族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兩個單位。

法律與博物館

愛努族問題，最根本在法律。北大愛努中心的籌備到設立，就是由法律背景的教授組成。專號刊出幾篇文章，常本照樹、竹內涉、貝澤耕一、星・歐拉姆，都是環繞法律的承認與權利的論述。

對愛努族而言，不管是給自己看，還是給外人看，博物館被重新定義為「愛努族的家」。2007年當時，想要「看見愛努族」，只有兩個地方最恰當：真實的但偏遠的二風谷、觀光的又知名的白老町。二風谷是愛努族聚居地，有兩間關係深遠的博物館，「萱野

茂二風谷愛努資料館」與「平取町立二風谷愛努文化博物館」，都是必訪的地點。白老町有愛努民族博物館，一般民眾都是透過這裡去認識愛努族。愛努政策的推進，在2020年，這裡改成「國立愛努民族博物館」，營造一個ウポポイ（UPOPOI）的「民族共生象徵空間」，邁向「アイヌが歩む アイヌと歩む」（愛努族前行 愛努族偕行）。專號請到「萱野資料館」館長萱野志朗、白老博物館學藝員野本正博談經營之道。

另外特別請小野有五寫出「知床（Shiretoko）世界自然遺產」的申請過程應該有愛努族的角色。由於他的言詞直率，讓當事者之一的ウタリ協



調查遺跡前進行kamui nomi (祈神儀式) (2013年7月 於禮文島濱中2遺跡)。
(來源：本刊80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)

會有微詞，算是擦槍走火。

語言、文學、教育

語言是本刊最關心的問題。愛努語已經像台灣小族的瀕危語言一樣脈搏微弱。北原次郎太說白老町博物館收到的問題中「現今大概有多少人說愛努語？」這樣的問題特別多。我回答時總陷入沈思。如何回答才正確？「起碼限於我所知，日常生活並沒有僅以愛努語進行會話的人。」中川裕（千葉大學教授）推論在1900年左右為一個分水嶺，政府公領域擴大與近代學校教育引入，是最大的變數。北原次郎太的個人經驗：我祖母於1916年出生在庫頁島西海岸，擁有愛努語和日本語的名字，似乎還能進行某種程度的會話。但

是，在我母親（1946年生）的記憶裡，祖母在家中全然未使用愛努語。聽說我母親上小學之前，連「愛努」這詞也不知道，更不用說自己是愛努。大人會話時，偶爾聽到沒聽過的詞語，而覺得很奇怪，於是問「你們說什麼話？」答案一定是「是英語啦！你不要知道」。這種經驗我們母親輩幾乎都有過的。台灣原住民族整體也有這樣的經歷，但是推遲半世紀，並且語言還是相當頑強。這也是現在振興族語的家底。黃智慧、北原次郎太、新井Kaorinda、Jeff Gayman、小川正人以不同角度描寫愛努語言與文學、愛努教育的現況。

可以感覺到的生活

特別有幾篇最親切，說的

是活生生的生活。和人（わじん）牧師二宮一朗、布農族宣教師Divan Suqluman、台灣日語系大學生陳靜宜（在白老町博物館一年）在愛努族社會的生活。

藉著愛努中心的協助，珍惜能夠深入了解愛努的機會，原民中心一團一路上都在構思與尋找寫者，如此推出這一期的專號。18年後重讀一次，仍然覺得充實，也認為值得再次推薦給舊雨新知，上網即可閱讀。

專欄〈認識愛努族〉第73-93期連載

十年之後，原民中心再次啟動第二波的愛努研究與文化推廣。自 2017 年至 2020 年，



阿寒湖畔的愛努部落。(來源：本刊92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)

《原教界》第73期至第93期之間，推出長達四年的專欄——〈認識愛努族〉。該專欄原定連載兩年，因廣受好評而延長至四年，共刊出 **24** 篇文章。

此專欄延續2007年第18期〈愛努的民族發展〉專刊的精神，並以更生活化、跨領域的方式，持續推進台日之間的原住民族學術交流與文化對話。以下歸納為六大主題面向，以下分別說明。

文化與信仰面向

這一組文章從「信仰、儀禮、生活實踐」切入，展現愛努族文化的核心。重視「文化的再生活化」，強調信仰、生活與教育之間的連動性，呈現愛努文化復振的日常

面貌。

北原次郎太〈愛努民族的信仰與儀禮〉（第74期）與〈愛努民族的生活〉（第75期），以語言學與民俗學角度，描寫kamuy（神靈）崇拜與日常儀禮如何構成愛努的世界觀。山崎幸治〈物（モノ）的過往今昔〉（第76期），則以「物（モノ）」的概念探討信仰與物質文化的關聯，呈現傳統器物、服飾與工藝中蘊含的神聖性。中井貴規〈學習、實踐「我們的文化」〉（第79期），轉向教育現場，記錄青年學徒如何以實作學習傳承文化，使信仰不再是博物館的記憶，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實踐。

語言與文學面向

此類文章呈現語言與文學的互動關係：語言復振帶動文化想像的再生，文學創作則成為語言教育的延伸。透過族人親自書寫，語言不再是被研究的對象，而是被「重新使用」的生命載體。

丹菊逸治多次撰寫文學與語言專文，探討愛努語的詞彙構造與敘事詩的美學特質，包括〈愛努語的世界〉（第77期）、〈愛努文學〉（第78期）、〈愛努文學〉（第86期）；北原次郎太與mokottunas的合作稿〈愛努民族所講述的「起源故事」〉（第89期），則以雙語呈現，重現傳統神話的口述節奏。關根健司與關根摩耶的〈愛努語



愛努民族文化財團成立（右為中村陸男董事長）。（來源：本刊93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）

教室〉（第91期），則以青年族人為主體，分享族語教育的創新方式與線上推廣經驗。關根父女是以推動民族語言為己志的愛努族，他們不是北海道大學的往來戶，多方訪求，得稿不易。

歷史與考古面向

這一組文章以時間為軸，從考古遺址、文獻與交易史料，重構愛努族的歷史空間。蓑島榮紀〈愛努的古代中世史〉（第81期）、谷本晃久〈近世的愛努史〉（第82期），這系列文章追溯古代到近世的社會組織變遷。加藤博文〈愛努民族與考古學〉（第80期），則提出「原住民族考古學」觀點，呼籲以族人視角

詮釋出土文物。陳由瑋〈古代考古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連結與對話〉（第79期）的報導將考古現場與現代社會連結，呈現博物館如何在歷史展示與族群對話間取得平衡。

歷史面向的書寫不僅是學術回顧，更是一種文化修復。它讓被忽視的歷史重獲話語權，也反映出台日兩地原住民族對「誰能詮釋歷史」的深層思考。

政策與法制面向

這一組文章聚焦於2008年日本政府承認愛努為「先住民族」後的政策變化。常本照樹寫三篇，〈邁向2020年—愛努政策的現況與展望〉（第84期）、〈愛努族政策實施推動

法之特色與意義〉（第88期）、〈朝向愛努文化的復興邁進〉（第93期），落合研一寫兩篇，〈確立愛努政策實施之中的日本法律課題〉（第83期）、〈依據愛努政策實施推動法的給付金制度之展望〉（第92期），他們持續追蹤《愛努政策實施推動法》的落實與影響，討論文化振興基金、教育補助與地方政府角色。這些研究呈現愛努政策從「承認」走向「自立」的轉折，並反映出台日原住民族政策比較研究的新方向。

藝術與工藝面向

這些文章從視覺藝術切入，展現愛努族工藝與現代展覽的結合。落合研一、陳由瑋



近世愛努の木彫工藝品。嚴峻的環境之中，磨練出技術。（松阪市立松浦武四郎紀念館典藏）
（來源：本刊82期-認識愛努族專欄）

〈紋飾的世界觀〉（第80期）系列紀錄北海道愛努與花蓮噶瑪蘭族聯展的策展過程，反映不同原住民族間的文化對話。山崎幸治〈愛努工藝振興相關近況〉（第90期），則介紹愛努工藝振興的當代策略，包括年輕工藝師的培訓與市場開拓。藝術面向強調「文化再現」的力量，讓工藝不只是展示，而成為族人參與文化與經濟自立的重要途徑。

媒體與交流面向

此面向包含跨國交流與新媒體應用。落合研一〈迎接與政大原民中心的學術交流10週年〉（第79期），回顧政大與北大長期合作的歷程，象徵兩地原住民族研究從相互觀察走

向共同行動。陳由瑋〈從YouTube看愛努〉（第86期），則呈現愛努青年如何運用網路平台推廣文化，使語言與生活透過影像再現於全球觀眾面前。媒體與交流篇章反映愛努文化進入數位時代的轉型，展現文化傳承的新形態，也讓學術研究轉化為真實的跨界連結。

結語

前述不贅。從統計數字，來看看《原教界》如何關心愛努族。第18期〈愛努的民族發展〉有25篇文章，第73-93期〈認識愛努族〉有24篇文章。散見的是第20, 25, 45, 55, 56, 60, 63, 95, 100, 112, 113, 122期

有15篇文章。總計有64篇愛努相關文章。

這些文字構成了一條橫跨二十年的文化軸線，記錄了政大原民中心如何以長期交流的方式，將學術合作轉化為文化同行的實踐，也讓愛努研究成為台日原住民族對話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。

很多人的努力所完成的這些文章，提供一個快速了解愛努族的地方，《原教界》造橋。◆